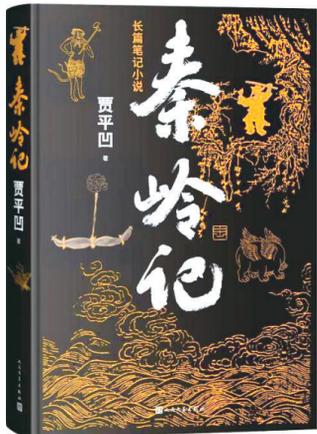


名人与书

# 贾平凹长篇笔记小说《秦岭记》 未敢懈怠、敷衍、轻佻和油滑顺溜



长篇笔记小说《秦岭记》



著名作家贾平凹

我省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新作、长篇笔记小说《秦岭记》，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他重返生于斯长于斯的秦岭大山，携带《山海经》和《聊斋志异》等蕴藏的文化基因，将秦岭里的物事、人事、史事悠悠道来，写出一部秦岭山川草木志、动物志、村落志、人物志。

贾平凹是土生土长的秦岭人——“我就是秦岭里的人，生在那里，长在那里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四十多年，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。”这是他第一部以“秦岭”命名的作品，也是他第

19部长篇小说。

2017年写《山本》时，贾平凹说秦岭是“一条龙脉，横亘在那里，提携了黄河长江，统领着北方南方”。2021年再写《秦岭记》，写毕，他却不知还能怎么写秦岭：“几十年过去了，我一直在写秦岭，写它历史的光荣和苦难，写它现实的振兴和忧患，写它山水草木和飞禽走兽的形胜，写它儒释道加红色革命的精神。先还是着眼于秦岭里的商州，后是放大到整个秦岭。如果概括一句话，那就是：秦岭和秦岭里的我。”

在数年里，贾平凹去过秦岭起脉的昆仑山；去过秦岭始脉的鸟鼠同穴山；去过太白山、华山；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七十二道峪，还有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，却深感只是九牛一毛。

在秦岭里，贾平凹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，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。他把那些峰认作是挺拔英伟之气所结，把那些潭认作是阴深润泽之气所聚，而那山坡上或洼地里出现的一片一片的树林子，最能让他成响地注视着。

“生命就是某些日子里阳光灿烂，某些日子里风霜雨雪……”“生有时，死有地啊，其实人是一股气从地里冒出来的，从哪儿冒出来最后从哪儿回去。”“不论是人是兽，是花木，是庄稼，为人就把人做好，为兽就把兽做好，为花木就开花散叶，把花开艳，为庄稼就把苗秆子长壮，尽量结出长穗，颗粒饱满。”《秦岭记》中的这些感悟来自作家70年来的生命洞察。这些语句没有花哨的修辞，所有的文字就像是土地中生长出来一样，朴实无华而又充满真诚与灵性。就像贾平凹自己说的那样：“所写的秦岭山山水水，人事事，未敢懈怠、敷衍、轻佻和油滑顺溜，努力写好中国文字的每一个句子。”

对应着秦岭的混沌磅礴，浩瀚无边，在新书中，七十年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贾平凹破除文体疆界，自觉承续中国古典文本传统，又在意趣笔法上自成一格。

创作这部作品时，贾平凹说，他不想写现在流行的小说与散文，想突破文体疆界，写出不一样的东西。他认为，小说可以借鉴散文笔法，散文又何尝不能吸纳小说笔意。于是不一样的《秦岭记》诞生了。

贾平凹早在写《商州》的时候，已在内心对《山海经》致敬，后来的很多作品中，也隐约可见《聊斋志异》的故事讲法。而《秦岭记》正是作家沉潜数年、积淀半生的“一个人的山海经”“一个人的聊斋志异”。

“笔记小说古已有之，鲁迅曾将这种内容较为驳杂、写法较为自由的文体大致分为‘志人’和‘志怪’两种。《秦岭记》两者兼有。行文貌似采访实录，本事趋于志异奇谈。阅读杂览间，隐约可见生存的时变境迁之痕、风俗的滤浊澄清之势，以及山地深处的人生底细和生活况味。”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主编施战军这样说起《秦岭记》的文体特色。

被誉为“文坛常青树”的贾平凹，自1973年发表文学作品以来，从事文学创作已近50年。回顾以前的作品，从《兵娃》到《商州初录》《腊月·正月》《浮躁》，再到《白夜》《秦腔》《古炉》，以至于《老生》《山本》，无论小说、散文，贾平凹所写故事，皆发生于文学地理意义上的秦岭南北。

贾平凹在《秦岭记》的后记中直言：“我笑我自己，生在秦岭长在秦岭，不过是秦岭沟沟岔岔里的一只蚂蚁，不停地去写秦岭，即便有多大的想法，末了也仅仅把自己写成了秦岭里的一棵小树。”

□蒋肖斌

## 为有源头活水来

——苍夫《岁月有情》序

苍夫是邓来训的笔名，邓来训是我的朋友。我们曾长期在一个大院工作，他在我们单位担任过多年的财务处长和审计处长。可能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，苍夫给人的印象是严谨的。他平常话语不多，但真正要说话的时候又往往是“一语千金”。他为人低调儒雅，谦逊和蔼，但在工作上又原则性强，认真较劲。他的身材有些瘦弱，却是一个精神丰富的人。我从来没有想到，像他这样一个长期与数字打交道的人，却有着一支生花妙笔，不仅能写书法，而且会写文章。

记得在报社工作的时候，有一次审稿，我看到一篇散文，文笔耐嚼，细节生动，且有闪光的思想，作者署名“苍夫”。我问了副刊编辑，才知道这位作者竟是财务处的邓处长。我与他有过几次交往，知道在公干之余，他喜欢阅读、喜欢写字，也喜欢写作，是个表面沉静而内涵深厚的人。在交谈中，我了解到他的老家在周至县苍峪村，那里是他养老他的地方。“苍夫”之笔名，也可谓是不忘根本和初心吧。

这部《岁月有情》分三个章节：“故土情深”是写儿时的故乡和故乡的亲情故事。“铁路情缘”是写从参加工作到退休前的职业生涯和人生感悟。“山水情致”是写他到世界各地参观旅游的见闻和思考。一路走来，那些或长或短的文章，都贯穿着一个“情”字，围绕着一个“情”字，体现着一个“情”字，满满的都是对故土家乡、铁路事业、祖国河山真挚而深厚的感情。这种突出的“情”之感，让我陷入了“文学究竟是什么”的思考。我想到了哲学、宗教、历史，也想到了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。我以为，文学与其最大的区别可能就在于文学是反映、表达、抒发、叙写人的感情。有人说，文学是人学。其实严格地说，文学是人性之学。所谓诗言情，所谓人情练达即文章，都是这个道理。文学讲的是“情本论”，缺乏情感和温度的文字，包括那些见“理”不见“情”的文字，都不能算是好的文学作品。显然，这个学财会管理的人，在长期地阅读和写作实践中，深悟了这个道理。我觉得，苍夫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文学的根本，他的写作是一种自觉的写作。

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创作的自觉吧，故乡的一草一木、一沟一壑，甚至一捆柴火、一片坟茔，在他笔下都涌动着火热浓烈的感情；铁路上的一站一车、一桥一隧、一枕一石，甚至一项投资、一本账册，在他笔下都充满着真挚赤诚的感情；祖国的大山大河、雄关古道、沙漠胡杨，包括异国的城堡教堂、阳光沙滩、风情小镇，在他笔下也激荡着新鲜美好的感情。情满故乡，情满铁路，情满天地。苍夫的笔下似乎万物皆有情，这个世界俨然是充满和流淌着爱的情感世界。

苍夫的作品我不仅读完了，而且做了许多眉批。我觉得，这些文字比我认识的一些作家的文字要好得多。除了有真情实感、有真材实料之外，其承载情感的语言，也是充满文学性的形象化的语言，是有声有色的富有画面感的语言。应该说，苍夫是不缺乏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的。就他的生活阅历而言，他应该是一口尚未被开发的深井，其中有丰富的矿藏可供开采。而这些东西一旦被发掘出来，都是鲜活而丰富的创作素材。苍夫的文字，不是别人曾经嚼过的馒头，也不是各种资料的堆砌和粘贴，它是从自己的生活井口中淘洗出来的“清泉”，是沁人心脾的带泥土沾露珠的“鲜花”，是有血有肉有感而发的“新货”。

读苍夫这些色彩斑斓的作品，仿佛是在一条静水深流中泛舟，读者能看到两岸的山色云彩、林阴幽径、农夫村舍、红袄绿裤、犬吠蝉鸣，也可听到樵夫的歌谣和来自岁月深处的故事，也能够感受到那种隐藏在文字背后而又时时喷薄而出的立场、观点、警句和思想。所有这些，都让人在掩卷之余，有一种沉静而清醒的思索，进而激发出一种深沉的向善向上的积极的积极人生力量。

在即将结束这篇序言的时候，我想到了南宋大诗人朱熹的两首诗。一首是《春日》：“胜日寻芳泗水滨，无边光景一时新。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另一首是《观书有感》：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哪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或许，朱熹的这两首诗，能够代表我阅读《岁月有情》的全部感受和对应苍夫未来创作的希冀。 □孙天才

序与跋

### 书人书事

他是摄影师、旅行家，他是敢打敢拼敢折腾的大腕，他是热情好客仗义疏财的大侠，他最终成了小说界的一匹黑马。这就是康铁岭这些年来给我的印象。

第一次见他，也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。当时他从西安回到商州，带来新书《城里城外》，在签名赠书时说最尊重老师，便第一个给我这个中学老师签名，让我感到非常荣幸。

康铁岭是个爱折腾的人，精力充沛，精神饱满。他不断挑战自己，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。他马不停蹄，一会儿在西藏，一会儿跑到甘南。不管是从政的、经商的、教书的，他都能与之交往。他看面孔横眉冷对，做事情则菩萨心肠，外貌坚硬，内心柔软。正如朋友王宏民描述的：“铁岭是个生涩冷僻，眼睛一翻瞪得像铜铃，不拘小节，心直口刚的直人，一个性格豪爽、心地透明的好人，一个慷慨好施、乐于助人的人，也是一个心怀坦荡、遇事拿得起放得下的男子汉。”

康铁岭曾在陕南某地文化局跟许多作家有过交往，耳濡目染，浸润熏陶，文化气息开始渗入他的细胞，透入骨髓。看着身边朋友一部部作品出来了，他也不甘示弱，从短篇到中篇再到百万字的

## 闯入文坛的一匹黑马

长篇。他的处女作《城里城外》引起的轰动余波还没有过去，百万字的长篇小说《书院门1991》又闪亮登场。距《书院门1991》出版仅一年，近日，他的又一部百万字长篇小说《马道2001》已经杀青。

康铁岭有着超过常人的生活阅历，他走的路多、经的事多、见的人多，他有讲不完的故事。他以上世纪90年代为背景，以书院门为中心舞台，角色有文人、艺人、匠人、商人。生活中有的，这舞台上就有。在这大背景大舞台上，几百个人物演唱出那个时代的特色与风貌。读懂了《书院门1991》，你就了解了改革开放之初的市井社会，你也就了解了当下的文化人百态。

《书院门1991》是康铁岭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文学家们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陈彦：你不相信的事，过一段时间，他就会弄出个样儿让你相信。方英文：康铁岭是个快人，是一个快乐的人，热闹的人。人，快人快语；书，鲜活爽快。杨乾坤：康铁岭善交友，善辞令，重仁义，讲诚信。

康铁岭的老朋友王宏民说：“铁岭是一个抱负远大、敢想敢干之人。于他而言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，没有做不到的。”

据说《书院门1991》正在由剧作家王宏民先生改编电视连续剧，我们期待着一睹为快。 □侯培元

## “戏”还在演 你我珍重

### ——读戈文长篇小说《玉蝉》有感

“五一”前，单位同事拿来一本书，说这是自己老师的著作。同事是书法爱好者，他的导师郭兴才（笔名戈文）是黄陵本地知名书法家，没想到郭老情趣高洁、文墨双修，在握管挥毫之余，还能创作出这部时间跨越新中国成立前后几十年、三代人爱恨情仇、民风民俗十分浓厚的长篇小说。捧着书，我只能由衷地赞叹一句：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！

读完郭老的长篇小说《玉蝉》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脑海里涌现出两个字，一个“情”字，一个“义”字。小说中，无论是贵人和丁香这对情侣曲折感人的爱情故事，还是周子善、憨哥、王登魁等这些人物与人为善、知恩图报的善行善举，都弘扬着我们这民族一些为富不仁、欺男霸女、坑蒙拐骗的故事和人物，最后他们都遭到了应有报应，从这点也看出作者爱憎分明、惩恶扬善的个性。

生活是小说的不竭源泉。据说，这部小说里面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。当年黄陵店头老街有个昌和院，新中国成立前夕，这里住着从外地逃荒来的5省11户人家，不用多想便知他们都是社会底层的贫民，可以说每家每户都有着心酸的往事。作者就是此地人，从小听长辈聊起这样故事，早早

就在积累文学素材。待到机会成熟时，他把收集来的故事全部串起来，再融入自己多年的人生经验和价值观，一部精彩的小小说应运而生。

当然，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，凡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我深知文学创作的艰难性，尤其对于一位业余作家来说，加之郭老在动笔写这部长篇小说时已年过古稀，这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毅力。作者在《后记》中有这么一段描述：“由于文学功底有限，写得十分艰难，中途几度搁笔又几度拾起，终究不愿舍去。”

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郭老克服了种种困难，历经四载春秋，终于完成了小说的创作。我觉得这既是他敢于挑战自我的勇气表现，也是他在文学道路上的逐梦之旅，可以说他在人生路上，用另一支笔浓墨重彩地画出一幅属于自己的精彩画卷。

“人生都是在演戏，亦真亦假，有喜也有忧。这一幕是我演你，那一幕又是你演了我，各自都有哭，各自都有笑。因为人的生命本来就是轮回不断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”我非常欣赏书中这段话，作者用朴实无华的大白话道出了整部小说的创作心得和人生领悟。

且看，“戏”还在演，你我珍重。 □孙鹏

## 西北大学出版社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与坚守



《史记研究集成·十二本纪》

西北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83年，是我国西部地区最早的全国重点综合大学出版社，长期为高校教学、科研和学科建设服务，组织出版了众多优质的高等教育教材和学术专著。

近年来，西北大学出版社与学界紧密合作，以思想学术与历史文化为特色推出了《关学文库》《史记研究集成》《秦史与秦文化研究丛书》等大型学术类图书。

《关学文库》：对关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 
关学是陕西历史上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重要学派之一。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

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在关中大地上回荡了数千年，但长期以来，关于关学的系统性研究却几乎是一片空白。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马来说：“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填补这项文化传承的空白，抢救性整理关学文献，同时系统推动关学的学术研究。”

2007年，西北大学出版社开启了大型图书出版项目《关学文库》的策划和编辑工作。

为此，西北大学出版社协调省内近30位学者以及6位编辑，组成关学文库编辑部。经过8年时间的攻关，2015年，47册2330万字的《关学文库》大型学术丛书与读者见面，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。2016年，《关学文库》获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；2017年，《关学文库·文献整理系列》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，这是西北大学出版社建社以来获得的最重要的国家级图书出版奖项。

《史记研究集成·十二本纪》《史记》：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  
《关学文库》的成功推出，为西北大学出

版社策划编纂大型学术图书积累了经验，也让学界看到了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实力。2013年，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原秘书长徐卫民提着一沓厚厚的书稿慕名而来，将陕西三代学人的重托交给了西北大学出版社。

从1994年开始，赵光勇、袁仲一、吕培成等一批研究《史记》的陕西学者抱着“将《史记》研究的中心做到陕西”“树立《史记》研究新里程碑”的宏大愿景，开始了《史记研究集成》的编纂工作，并于2003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未能如愿出版。

2014年，这个出版项目又重新启动。西北大学出版社专门成立了史记研究集成编辑部，配备了包括文献学、文学、史学、博物馆与考古学专业人员在内的编辑队伍，并建立了专门的资料室。以司马迁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追求为榜样，反复打磨书稿。为了保证质量，西北大学出版社又在2016年和2018年两次召开书稿审定会，邀请了中国史记研究会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、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专家，请他们就《史记研究集成》的阶段性成果

《史记研究集成·十二本纪》书稿内容的权威性、学术性、规范性等方面进行审定。

2020年，由省政府参事室、省司马迁研究会和西北大学出版社组织编纂、凝结了陕西老中青三代学人20余年心血的《史记研究集成·十二本纪》顺利出版，全书共12册560余万字。中国史记研究会前会长、北京大学教授安平秋称其为“《史记》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”，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家洲称其为“《史记》学的第四次结晶”。

《清编〈全唐文〉校订》：为唐代文史研究提供精准的《全唐文》版本  
《清编〈全唐文〉校订》是西北大学出版社正在实施的又一项重大出版项目。全书预计有3000万字，将为唐代文史研究提供最精准的《全唐文》版本。今年是《清编〈全唐文〉校订》进行编校的第7个年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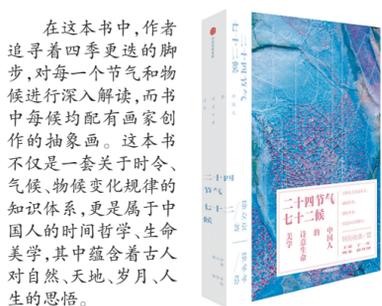
据介绍，该项目编辑团队由5位编辑和2位外聘资深编辑组成，目前编校工作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，预计将在2023年6月之前初步完成书稿编校，为西北大学出版社建社40周年献礼。 □杨露雅

《做壶》  
徐风 著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

本书是由紫砂文化研究者徐风先生历时数年记录、考察与创作的匠心文本。由顾景舟先生的衣钵弟子葛陶中先生生动还原其制壶技艺，是作家与制壶大师的四手联弹。以古法做一把壶，以生动优美的文学进行阐释，作品全面展现中国紫砂古法制壶的技法与心法、精神与内涵，彰显了文学之美与紫砂之美。

《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：中国人的诗意生命》  
徐立京 徐冬冬 著  
中信出版社



在这本书中，作者追寻着四季更迭的脚步，对每一个节气和物候进行深入解读，而书中每候均配有画家创作的抽象画。这本书不仅是一套关于时令、气候、物候变化规律的知识体系，更是属于中国人的时间哲学、生命美学，其中蕴含着古人对自然、天地、岁月、人生的感悟。

### 新书讯